

# 安妮 在工作

ANNIE  
LEIBOVITZ  
AT  
WORK

[美] 安妮·莱博维茨 著 周仰 译

北京出版集团公司  
北京美术摄影出版社

## 版权声明

Copyright © 2008 by The Random House Publishing Group

All rights reserved.

An imprint of The Random House Publishing Group, a division of Random House, Inc., New York.

Printed by Amilcare Pizzi, Milan.

##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安妮在工作 / [美] 莱博维茨 (Leibovitz, A.) 著 ;  
周仰译. — 北京 : 北京美术摄影出版社, 2012. 10  
书名原文: Annie Leibovitz at Work  
ISBN 978-7-80501-501-9

I. ①安… II. ①莱… ②周… III. ①人像摄影—美国—现代—摄影集 IV. ①J433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2)第174384号

北京市版权局著作权合同登记号: 01-2012-5347

责任编辑: 黄汉兵

特约编辑: 周 雯

责任印制: 彭军芳

书籍装帧: 赵 钰

# 安妮在工作

ANNI ZAI GONGZUO

[美] 安妮·莱博维茨 著 周仰 译

出 版 北京出版集团公司

北京美术摄影出版社

地 址 北京北三环中路6号

邮 编 100120

网 址 www.bph.com.cn

总发行 北京出版集团公司

发 行 京版北美(北京)文化艺术传媒有限公司

经 销 新华书店

印 刷 Amilcare Pizzi

版 次 2012年10月第1版第1次印刷

开 本 889毫米×1194毫米 1/16

印 张 15

字 数 185千字

书 号 ISBN 978-7-80501-501-9

定 价 289.00元

质量监督电话 010-58572393

# 安妮在工作

---

ANNIE  
LEIBOVITZ  
AT  
WORK

[美] 安妮·莱博维茨 著 周仰 译

北京出版集团公司  
北京美术摄影出版社



塞缪尔·莱博维茨 (Samuel Leibovitz)，银泉 (Silver Spring)，马里兰州，1972



玛丽莲·莱博维茨 (Marilyn Leibovitz) ,  
杜勒斯国际机场 (Dulles International Airport) , 弗吉尼亚州, 1972

献给我的家人——最早出现在我镜头中的人。



雷切尔·莱博维茨 (Rachel Leibovitz) ,  
沃特伯里 (Waterbury) , 康涅狄格州, 1974





# 安妮在工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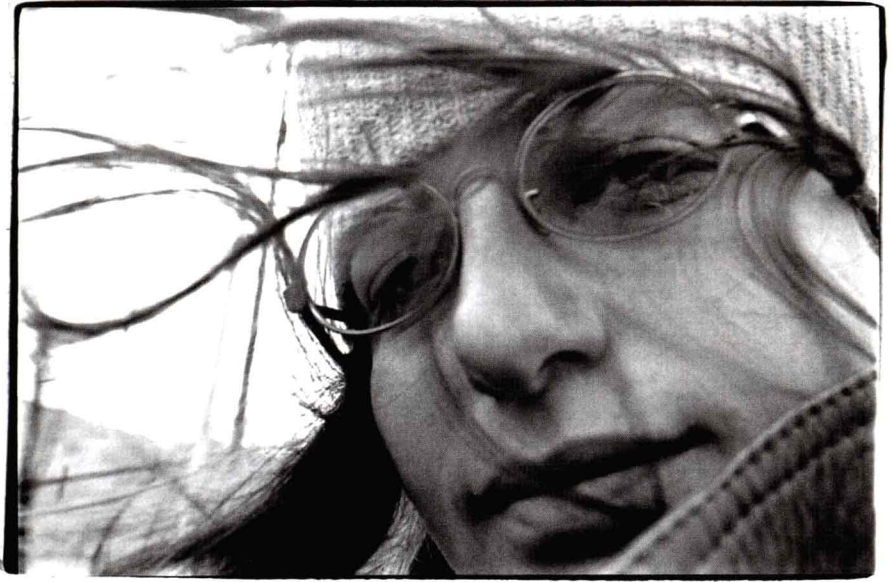
---

ANNIE  
LEIBOVITZ  
AT  
WORK



## 目录

11	前言	136	人体
20	尼克松辞职	142	合影
30	滚石乐队	152	风度和魅力
44	约翰·列侬和小野洋子	158	在现场
48	概念摄影	166	我的母亲
64	广告拍摄	168	萨拉
74	阿尔弗雷德·夏普顿	171	苏珊
76	阿诺德·施瓦辛格	172	好莱坞
84	舞蹈	180	英国女王
91	黛米·摩尔	190	竞选旅程
94	表演艺术	195	西部之路
99	运动之巅		
102	战争	200	器材
113	辛普森案件	212	最常被问及的10个问题
121	即兴拍摄	219	作品刊登年鉴
122	帕蒂·史密斯	232	安妮·莱博维茨简历
127	时尚	237	致谢



自拍，旧金山，1970

## 前言

# 我

刚出道时为《滚石》（*Rolling Stone*）杂志拍摄照片，当时它的编辑部在旧金山，还是一个小众杂志。《滚石》的大部分内容是摇滚乐，我对于摇滚乐却不甚了解，但他们依然让我参加拍摄工作并刊发出来，这点让我很感激。对我来说，拍谁、拍什么都不重要，关键是摄影本身。摄影是我安生立命之本。每时每刻，我总在拍摄，镜头中的一切都充满趣味。不同的场面，不同的地点，不同的活力，每一次都完全不同。你永远无法预料故事会怎样展开。

远在我意识到摄影可以成为终身事业之前，我就已经习惯了从画框中观看世界，这画框是我家汽车的窗子。我的父亲是空军军官，常常被派驻到各个基地，而每次调任，我们六个兄弟姐妹就挤在家用旅行车后座上，车一直不停地开啊开啊……我们没什么钱，所以不会去住汽车旅馆，只能不停向前开。记得有一次，我们从阿拉斯加费尔班克斯（Fairbanks, Alaska）开往德克萨斯沃思堡（Fort Worth, Texas），所有的行李都堆在车顶上，前边还绑了一对驼鹿角。途中我们只停了一次，是在阿纳海姆（Anaheim）参观迪斯尼乐园。迪斯尼的工作

人员让我们把车直接停在了大门口。

1967年秋天我进入旧金山艺术学院学习绘画，读三年级时我的照片开始刊登在《滚石》杂志上。我进大学的时候父亲在菲律宾的克拉克空军基地（Clark Air Base）驻扎，那是美国在海外的最大的一个军事基地，也是越南战争中美军主要的后援基地。大一读完后我趁着暑假去了父亲驻扎的基地，还和母亲及几个兄弟姐妹一起去了日本。在日本我买了第一台相机——美能达SR-T 101，有了它之后第一件事就是去爬富士山。

攀登富士山是每个日本人在其生命的某个阶段必然会做的事，但真正爬起来比你想象中的要困难得多。当时我很年轻，一开始爬得很快，对爬山的节奏完全没有概念。弟弟菲尔更小，才13岁，一下子就在我前面跑得没影了。相机挂在我身上好像有一吨重，感觉糟糕透了，而且爬得越高相机就变得越重，我一时觉得登顶无望了。就在那个时候，一些穿黑色和服的老年日本妇女排成一列纵队，唱着鼓励的歌调向上走，我便跟在她们的后面。在第七个驿站我们超过了菲尔，他累得直直地躺在地上。

爬富士山的时候，你可以在第八个驿站过夜，这样第二天清早起床后就可以赶到山顶看日出。那是一个伟大的时刻，视觉上、精神上都是如此。到了山顶我才意识到只带了一卷胶卷，而爬山时又没想到要节省着用，因此拍日出时只有最后两三张底片了。

这是我第一次带着相机上路，它是一堂有关决心和“节制”的课程，或许现在有人会质疑我是否把“节制”记在了心里。但那次经历确实教会我尊重相机。相机将要成为我生命的一部分，我必然先充分理解它意味着什么。没有它，就不会有影像。

那个夏天，我在父亲驻扎的基地周围拍了不少照片，胶卷都是在基地的休闲品店冲洗的。开学后回到旧金山艺术学院我便报了晚间的摄影课程，之后那个夏天，我又参加了一个摄影工作坊，那时便决定这就是我想要做的事。摄影适合我。我年轻，还未决定选择什么样的生命道路却又急不可耐。摄影是立竿见影的媒介，而绘画则太慢了，还得与世隔绝地去创作。摄影让我走出去，让我接触大千世界。摄影课教室让我有一种回家的感觉，而画室里则充满了愤怒的抽象表现主义者。我还没准备好接受抽象，我想要的是现实。

在摄影课上我学到了对年轻摄影师来说最重要的一课——学会观看。用什么器材无关紧要，因为相机只是一个可以记录影像的盒子。我记得从没在课上学过什么技术，我们学的是构图、取景，如何填满底片，如何把眼前场面放入那个方框，我们从不裁剪照片。每天清晨大家出门拍摄，下午将底片带回暗房冲洗。我们在公用的水槽里清洗印好的相片，每个人拍了什么大家都一目了然，因此我们都拼命想要拍出好照片。傍晚的时候，大家围坐在一起讨论各自的作品，这真是一个融洽的艺术团体。

当时我们在摄影方面的偶像是亨利·卡蒂埃-布列松 (Henri Cartier-Bresson) 和罗伯特·弗兰克 (Robert Frank)。《布列松的世界》(*The World of Henri Cartier-Bresson*) 一书的出版让我意识到当摄影师意味着什么。照相机给了你一个通行证，让你带着目的独自进入这个世界。而罗伯特·弗兰克大概是对学习摄影的人影响最深远的一个人物，那时他的《美国人》(*The Americans*) 刚刚再版，我一心想像弗兰克那样拍照：开一辆车，出去寻找故事。丹尼·莱昂 (Danny Lyon) 的《摩托车手》(*The Bikeriders*) 是那个时期另一本重要的摄影书，他比我们大不了多少，为了拍摄，他与摩托车手住在一起，完全融入他们的生活。我们都效仿他的风格：135相机、黑白胶片、强烈的个人化报道。

回想起来，其中有两张照片正是我想要的感觉——那种浪漫化的过程。其一是《美国人》中最后一张照片：黎明时分，弗兰克的妻子和两个孩子坐在汽车前座，他们停在德克萨斯州一个卡车停车场对面，可以想象他们整夜都在赶路。这张照片是在弗兰克多次驾车横穿美国的过程中拍的，用他自己的话来说，他想要用“第一次看到美国的外来者的视角”来拍摄自己的国家。另一张照片拍的是欧文·佩恩（Irving Penn）的移动影棚，1967年他的助理在尼泊尔的荒野里拍了这张工作片。那是一顶巨大的长方形帐篷，由钉在地上的绳索支撑着，佩恩的卡车停在帐篷后面。他就是带着这个简易影棚去探索那些遥远的地方，拍摄新几内亚的土著、安第斯山脉的盖丘亚族印第安人以及摩洛哥的部落。

1969年秋天，我带着相机去了以色列，在那儿拍摄一个集体农场，并学习希伯来语，我想留在那里。越南战争正如火如荼，那个时期的美国年轻人都很迷茫。对我个人来说，这种困惑尤其严重。我们是高喊反战口号的一代人，但我父亲多次被派往越南执行任务，我又觉得不该背叛他。后来我意识到，放逐自己不能解决问题，我有家人和祖国。新学期开始的时候，我回到旧金山艺术学院，在学校的暗房里冲印在以色列拍的照片，并继续坚持每天早上出去拍照。

在我离开美国的那段时间里，反战活动的规模和暴力程度不断升级。1970年春天，学生们通过罢课游行抗议美国入侵柬埔寨。抗议者烧毁了俄亥俄州肯特州立大学里的后备军官训练队大楼，而国民警卫队则朝手无寸铁的学生开枪，当场射杀四人。而此时已回到美国的我拍摄了旧金山和伯克利的反战集会，男友建议我把这些照片和在以色列拍摄的影像一起给《滚石》的艺术总监看看。于是一张市政大厅前抗议人群的照片被《滚石》用作了“校园暴动”特刊的封面，这就是我摄影职业生涯的开端。看到这张照片出现在各个报摊是我永生难忘的时刻。





金门大桥，旧金山，1977